

[法] 雅克·布罗斯 著 耿昇 译

发现中国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当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与以基督—天主教文化为代表的希腊—罗马文明相撞击与对抗时，两种文明彼此的影响与借鉴却是精彩纷呈的。雅克·布罗斯先生从西方的角度，以欧洲人的世界观，塑造中国形象和论述西方与中国关系史，对从唐代到民国年间的重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事件做了重点的描述。尤其关注那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外国人，其中有传教士、使节、旅行家、商人……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发现中国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法] 雅克·布罗斯 著

耿 昇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现中国 / [法] 雅克·布罗斯著; 耿昇译.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218-10891-9

I. ①发… II. ①雅… ②耿…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D8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6899 号

FAXIAN ZHONGGUO

发现中国

[法] 雅克·布罗斯 著 耿 昇 译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 莹

责任编辑: 陈其伟

装帧设计: 彭 力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80517

目 录

第一章 中西双方的最早接触	1
一、丝绸之国	4
二、中介——大食人（阿拉伯人）	7
三、香料贸易	12
四、一扇半敞开的大门	15
五、北京大主教	23
六、中国的幻影	26
七、众家言	31
1. 阿拉伯商人看中国	31
2. 13 世纪的杭州	32
3. 1305 年发自北京的一封信	32
第二章 从瓷器到神学	35
一、一种崭新的面貌	38
二、“中国热”风潮	41
三、入华耶稣会士	50
四、一个新的时代	56
五、在北京的耶稣会士	58
六、入华耶稣会士心目中的中国	65
七、欧洲哲学家心目中的中国	76

八、欧洲商人心目中的中国	87
九、伏尔泰与中国	91
十、法国是如何发现中国的	102
十一、众家言	116
1. 做耶稣会士学生的皇帝	116
2. 康熙皇帝致礼部的圣谕	117
3. 中国人的优良品德	118
第三章 中国的市场	119
一、鸦片战争	120
二、天朝大国	129
三、被瓜分的中国	137
四、义和团“拳乱”	140
五、中华帝国时代的结束	143
六、中华民国的建立	146
七、中国的一种新形象	148
八、汉学研究的兴起	154
九、考古学家和诗人	157
附 录	161
一、“安菲特立特”号船远航中国记	161
1. “安菲特立特”号船首航中国	161
2. “安菲特立特”号船二航中国	163
二、西方对中国程朱理学的发现	175
1. 最早期的概念	175
2. 《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	177
3. 龙华民	181
4. 在德国遭拒绝的理学	184
5. 杜赫德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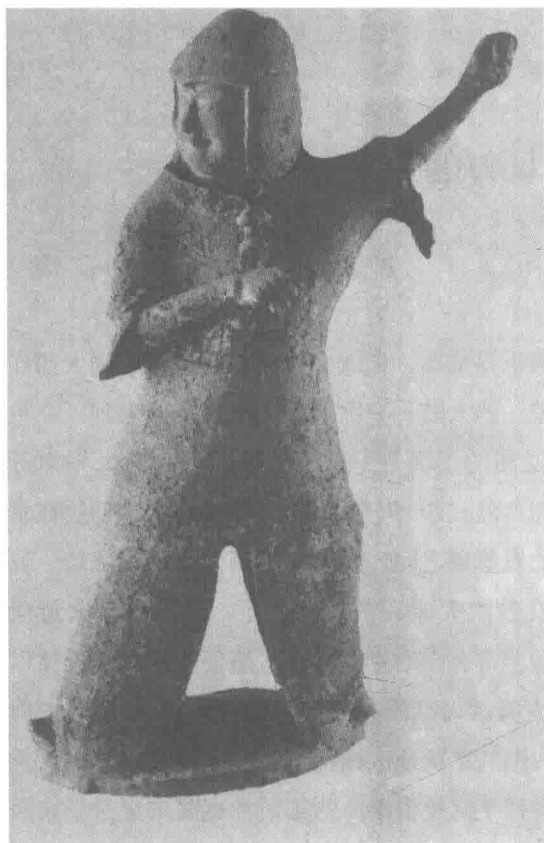
6. 莱布尼茨	187
7. 布鲁克	190
8. 18 世纪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哲学	191
9. 马若瑟和刘应对《书经》的研究	192
10. 《中国杂纂》中的理学形象	194
11. 《易经》的译本	197
12. 《性理真诠书》译文	199
13. 比丘林	200
14. 雷慕沙	201
15. 鲍狄埃的《中国哲学史》	204
16. 新教徒们的早期贡献	205
17. 威廉·朔特	208
18. 马若瑟—鲍狄埃	208
19. 伟烈亚力和梅辉立的两部教科书	213
20. 麦克拉奇	213
21. 两篇大学博士论文	216
22. 跋尾	219
三、众家言	220
1. 1841 年的大烟鬼	220
2. 1847 年的一张“大字报”	220
参考书目	222
中西关系大事年表	229
译后记	234

第一章 中西双方的最早接触

如果我们浏览一幅世界地图，那就会看到，一直伸入到大西洋中的欧洲就如同一个统一的大陆——欧亚大陆的整齐的尖顶。在更庞大得多的另一端，亚洲的正面——辽阔的中国一侧向太平洋开放。它的前面有一系列岛屿，即与不列颠群岛相对的日本岛。在泰西与远东这两大文明的发源地之间，蜿蜒着辽阔无垠的荒凉地、群山区，难以穿行；而在沙漠大碛和茫茫草原中，却生活着大量居民，这些人口的增长和非常有限的生活资源，迫使他们经常迁徙以觅求新的地盘。游牧人时续时断地从这一巨大的“蓄水池”中向东、西方由定居居民占据的肥沃地区倾泻。西域的胡族是屡次大规模入侵的肇事主，而发祥于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也前来置身于东西方之间，他们形成了一道比自然险阻本身更加难穿越的屏障。

从此直到近代之前，欧亚大陆的历史就一直受这些游牧部族的左右。人们有时能从大陆的一端行进到另一端，有时交通又受阻。但除了在最混乱不堪的时代之外，欧洲从未完全忘记在大地的另一极，还存在有一片居住着黄种人的土地。当时的罗马人称之为“赛里斯人”（Serēs），即“丝绸国人”，他们使用了一个在汉文中指“丝”的词。

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历史学和地理学之父希罗多德（Hérodote）就曾描述过沟通希腊与遥远东方的商队大道，但他只讲到中亚群山区，其后就是未知之地了。希罗多德并没有忘记转载普罗科尼撒（Proconnèse）的某一位亚里斯多（Aristée）的记述，



武士俑。陪葬陶俑，
大约应断代为 3 世
纪。在汉代，中国人
就到达了波斯。他们
当时曾试图与罗马帝
国建立关系（塞尔努
斯基博物馆，巴黎）

此人曾深入到比较遥远的地区，甚至还曾讲述过某个一直伸到大海的民族，即极北人（Hyperboréens）。“我们可能应把该民族看做是中国人。”^①

1 世纪时，中国的丝绸传到了罗马，在贵妇人中风靡一时，却使古罗马的社会风纪监察官们义愤填膺。如普林尼（Pliny）就曾写道：“从现在开始，便可以从一端到另一端地穿行整个大地了，而这完全是为了使罗马贵妇人能在一种透明的薄纱下卖弄媚态风骚。”

① 珀西·赛克斯勋爵（Percy Sykes）：《寻找契丹》，巴黎 1938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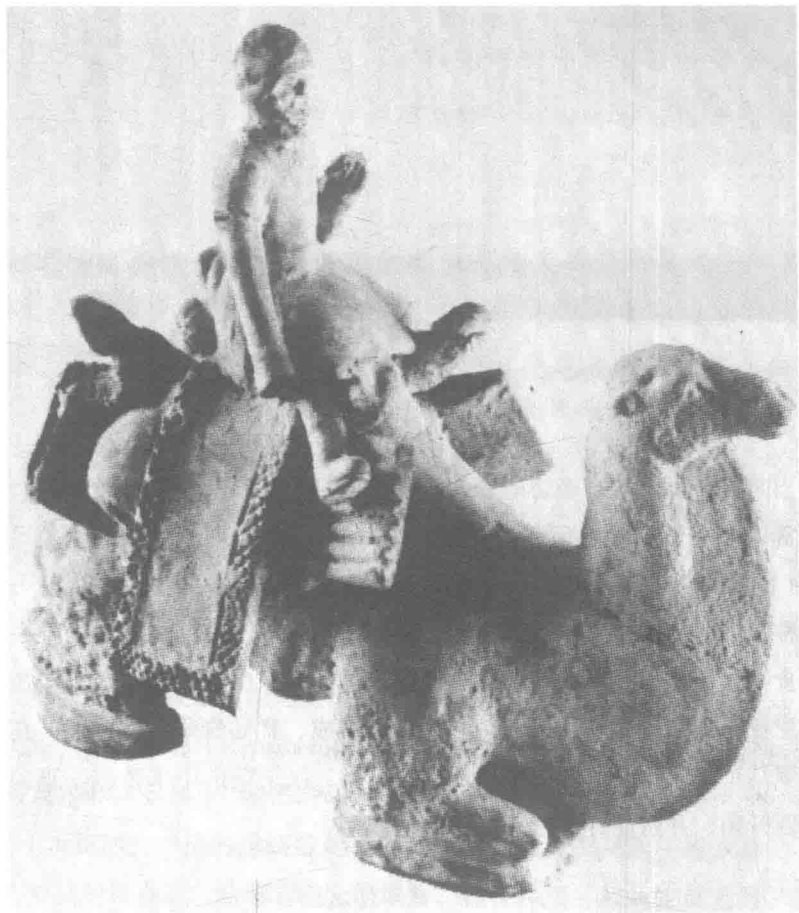
宫女捣练图。宋徽宗临摹唐代画家张萱之作（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当时在罗马尚不能确切地知道这种丝绸的特征，但它却受到了极大赏识，以至于很快就禁止男性使用了。维吉尔（Virgile）和甚至是4世纪的玛尔塞林（Marcelin），都把它当做是来自某些树叶上的一种“柔软绒毛”。这很可能是他们听说过桑树，桑叶是蚕虫的唯一食物，而大家都知道蚕虫是一种蚕蛾的幼虫。但在2世纪时，包撒尼亚斯却断言，丝绸是由一种大爬虫织成，犹如蜘蛛结网一般。在罗马军团占据小亚细亚部分地区的时候，汉王朝的中华帝国一直向西开拓，并遣使赴安息人的伊朗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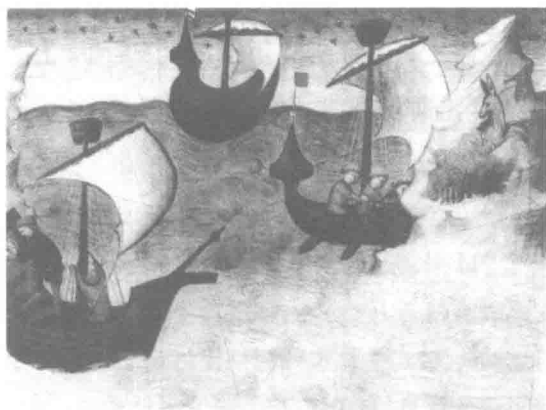
一、丝绸之国

当时存在着两条通商大道。^① 其一为陆路，由骆驼队跋涉，这就是丝绸之路。它从安都（Antioche）起，穿过了整个安息帝国



供人骑的骆驼（骑驼），5—6世纪的陶俑。驮着重物的骆驼正在穿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图，二集）

^① 裕尔（H. Yule）：《东域记程丛录》，2卷本，伦敦1866年版；考狄（H. Cordier）新版本，1913—1916年版。



印度洋中的船舶。一名水手正在使用罗盘。《世界珍异记》的法文手稿本著作，14世纪末成书（巴黎国家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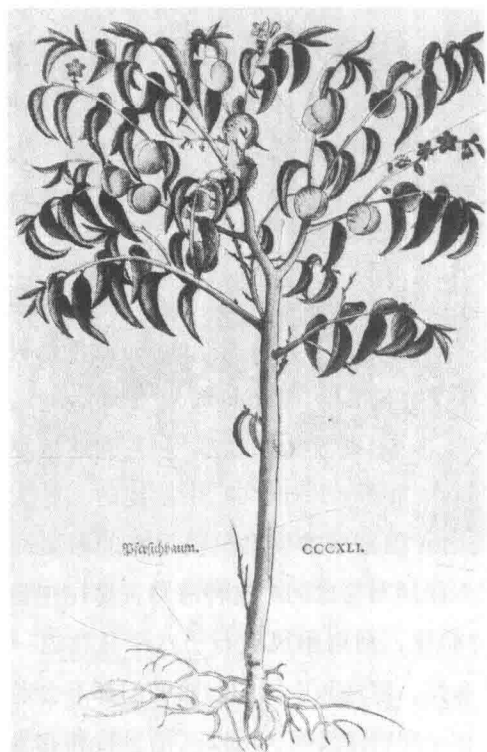
(L'Empire Parthe)，然后在到达中国之前要越过帕米尔和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最后到达了可能为长安城的首都赛拉（Sera Métropolis，丝都）。但这条路受安息人控制，他们在充当中间经纪人的同时，却又极力阻挠在中国和罗马社会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甚至阻止了公元97年中国派向大秦（赛里斯人知道的罗马帝国）的第一个使节。正如《后汉书》所证实的那样，中国人对这一切抱怨不已，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缯丝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另一条路就是海路，它就是未来的“香料之路”，经红海和印度洋而抵达马拉巴尔的印度海岸之谬济里斯（Muziris），或者是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河岸的本地治里（Pondichéry, Pondonké），然后再经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支那而沿中国海岸北上，一直到达《厄里特利亚海航行记》（Périples de la mer Erythrée）中所说的“特大城”秦那（Thina），该书是由一位定居在埃及贝雷尼克的希腊商人，为供他派向远方的经纪人使用而写成的。这种海路贸易往往要使用由100多艘船舶组成的船队，利用季风航行，八个月往返一次。但无论是经陆路还是经海路，罗马和中国的运输者们都不会走完这条路的全程，而基本是在全程中途接换。所以《厄里特利亚海



航行记》中指出，只有很少的海员敢于冒险直达中国海。汉文史著中却提到公元166年有一名罗马商人到达中国，此人声称受安敦（Marc-Aurel）皇帝派遣。这些航行打破了双方彼此之间的互不了解，逐渐增加了地理学知识。

虽然远不如丝绸著名，但欧洲人又引入了两种原产于中国的果树，即桃树和杏树。前者的名称是“波斯梅”（*Prunus Persica*），这说明了罗马人如同在他们之前于亚历山大远征时就发现过它的希腊人一样，认为它原产于波斯。事实上，这种树是经过商队之路从中国传到波斯的，自第三个千纪以来就有人在那里培植和改良它。杏树被罗马人叫做“亚美尼亚梅”（*Prunus Arménia*），也通过同一条路，于公元初传到罗马，亚美尼亚也仅仅是运送中国人长期培植的这种树的一个传播站。



桃树。出自伦哈尔·富克斯的《树木史》，巴尔1542年版。直到19世纪，人们都认为桃子原产于波斯，因为亚历山大的军队在那里发现了它。事实上，桃子是从中国传到那里的（巴黎国家图书馆）

与中国通商使罗马人最终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他们为了交换丝绸、皮货和香料，只能提供羊毛织物和绢布，以补偿他们的采购物，他们还必须从中再加入大量黄金和白银。普林尼就已指出的这种逆差，很快就形成了一种过分沉重的负担，这种贸易从2世纪末就开始衰落了。继萨珊王朝的伊朗进行扩张和匈奴—嚙哒人（Huns-Hephtalites）占据突厥斯坦之后，中国和罗马帝国的全部贸易关系于3世纪末中断了，这两个国家同时进入衰落时期。

二、中介——大食人（阿拉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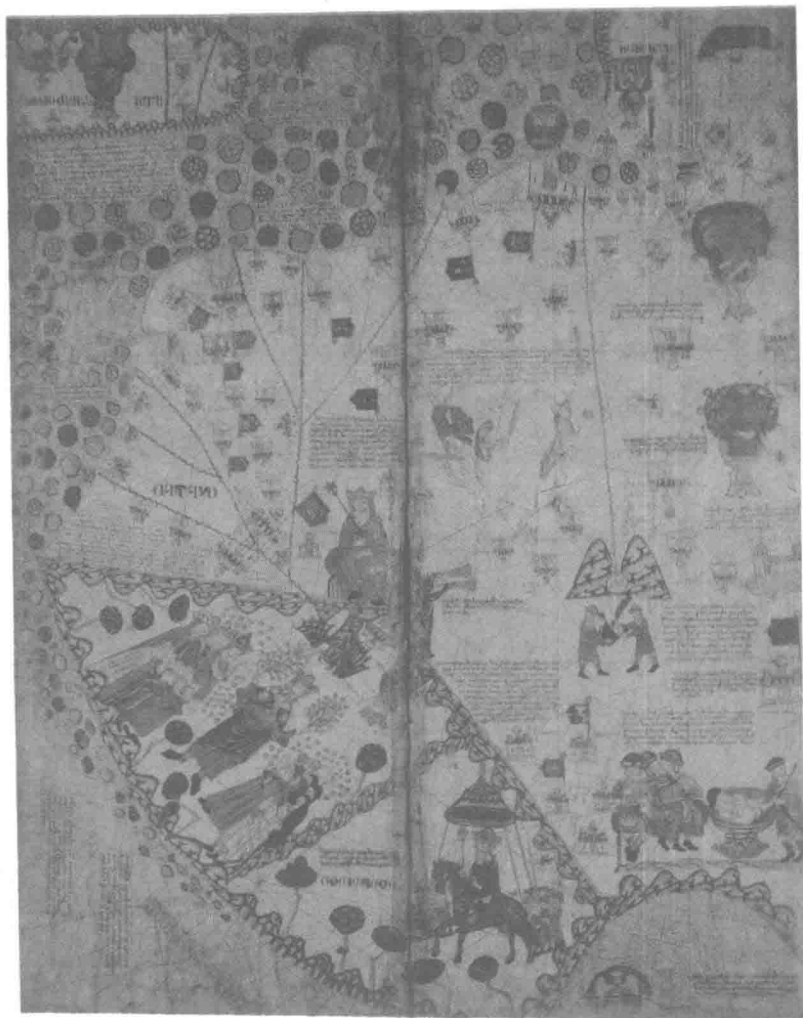
当中国与罗马这些交往于数世纪之后重新恢复时，它们只能通过几个中转站来进行。首先，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已于330年创建。428—431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Nestorius）成为后来作为一种异端的教派之创始人，该派



托勒密的地图（1—2世纪）。这是由乔瓦尼·罗索于1450年左右为希腊著名的人文学家贝萨里翁红衣主教制作的复本，此人亲手书写了全字地名。我们发现，托勒密认为印度洋是封闭的，非洲海岸被偏离向东并与中国相接（国立马尔恰那图书馆，威尼斯）



不承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而承认他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两种造物——人和神不再像东正教所断言的那样统一，而是分离了。新教理在 431 年的以弗所（Ephèse）公会议上遭批判后传入了波斯，聂斯托利派（景教）主教于 498 年在波斯的塞琉西亚（Séleucie）主



由亚伯拉罕·克雷斯科于 1375 年绘制的“卡塔卢尼亚语地图”的羊皮面图。在其左部靠近中间的地方，国王是“大汗”，其左部是“汗八里城”（北京）（巴黎国家图书馆）

教会议上组成了一个东方独立教团，由一名景教主教（Catholicus）管理，其传教士们一直向东扩展。549年，乌浒水（Oxus）流域的匈奴嚧哒人（白匈奴人）中有了一名主教。635年，某一位阿罗本（Olopoun）到达中国并在那里创建一个景教修会，受到了唐朝最初几位皇帝的友好相待。恢复了中国之大统的唐朝势力和文明达到了鼎盛。基督教在中国立足的首次尝试在开始时相当成功，但仅持续了不足两个世纪的时间。845年，一位仇视外来宗教的中国皇帝，使所有的教会财产都被世俗化，并禁止任何布教。由此而遭受最大打击的是佛教，它从此再未复兴，但也殃及到了景教派。在10世纪时，他们从中国消失了。他们在三个世纪之后，才随着蒙古人的足迹而又重返那里，因为景教修会在西域残存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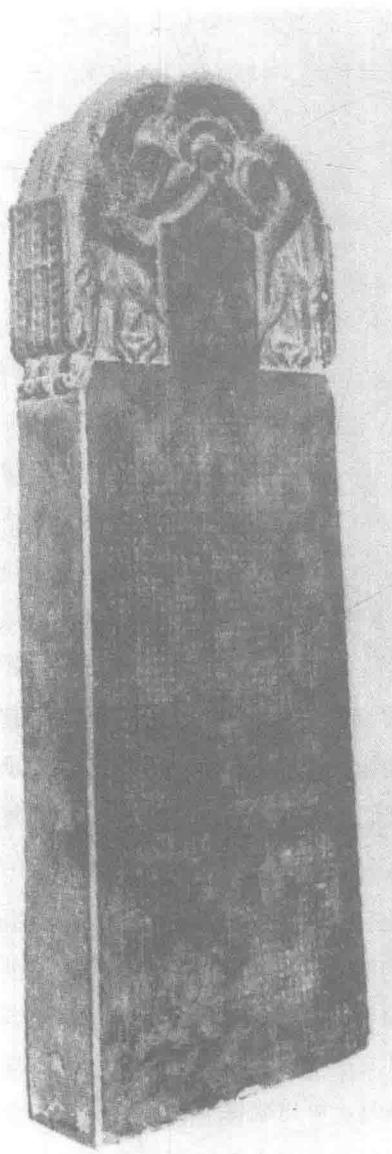


伊德里西的地图（1154）1844年制作的复本。伊德里西的平面球形图是为诺曼底国王——西西里的罗歇二世而绘制和雕刻的，它因某些复本而为人所知。完全如同在托勒密的地理观中一样，非洲东海岸（它于此出现在该文献的最下方）被偏离向东方了。即使说该海岸未与中国相接，它仍不失其“中国的”特征，因为广州和中国的其他城市，都于其中占据了位置（巴黎国家图书馆）



代表一名景教使徒和三名信徒的壁画。出自西域火州景教寺（900 年左右）。其中的人物都带有羽毛，我们认为这里是指圣枝主日的宗教仪式（印度艺术博物馆、普鲁斯文化国家博物馆，柏林）

景教修士们在东西方之间穿梭旅行。555 年，有两名景教徒生活在中国，在那里掌握了养蚕术之秘密。他们在一根竹杖中把蚕蛾卵带到了君士坦丁堡，这样做是冒着要处罚而定重罪的死刑之危险。不久之后，蚕虫必不可缺的食物白桑叶树，也自中国经波斯传到了拜占庭帝国。所以，在查士丁尼（Justin）执政期间，创建了西方的第一家丝绸企业，后来变成了国家的垄断工业，充实了国库，形成了拜占庭与西欧贸易的重要产品，为该帝国的富裕和豪华的声望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另外一种明显后果，就是与遥远的中国通商的迫切性大大缓和了。



西安府景教碑。它于1625年被发现，在耶稣会士中激起了“不可想象的狂喜”。该碑竖于781年，它提供了基督教早从7世纪起就已经进入中国的证据（吉美博物馆，巴黎）

欧洲仍然不能缺少某些远东产品。主要是香料、桂皮（在波斯叫做“中国树皮”），特别是做烹调 and 药用的胡椒。从7世纪开始，大食（阿拉伯）商人就负责运输。他们直到16世纪仍然垄断这种商品交易。从先知归真（632）到普瓦蒂埃（Poitiers）战役（732）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大食人割据了从西班牙和摩洛哥直到中华帝国的边陲突厥斯坦的一个辽阔的帝国。阿拉伯人的队伍中有各种来源的受归化者。他们不仅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所有通商大道，而且也由于他们那坚实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几乎到处都建造的仓库，尤其是由于他们的创业思想及其旅行家们的勇敢精神，这些大食人大幅度地发展了国际交易。这样一来，他们就大大增加了知识，正如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①所证实的那样。该书

① 《中国印度见闻录》，巴黎1945年版。